

我们与他们系列丛书

好运如我

FRANK ROBSON
弗兰克·罗布森 著

栾雪莲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一只狗的航海生涯



Luck for Me

好运如我

FRANK ROBSON
弗兰克·罗布森 著

栾雪莲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运如我/(澳)罗布森著;栾雪莲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1

(我们与他们)

ISBN 978-7-5426-3373-6

I. ①好… II. ①罗…②栾…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
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963 号

好运如我

著 者 / 罗布森

译 者 / 栾雪莲

责任编辑 / 黄 韬 陈若辰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 com](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150 千字

插 页 / 8

印 张 / 5.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373-6/I·496

定 价 / 20.00 元

目 录

序.....	1
一.....	5
二.....	10
三.....	19
四.....	25
五.....	37
六.....	44
七.....	50
八.....	63
九.....	80
十.....	90
十一.....	99
十二.....	105

十三.....	111
十四.....	129
十五.....	137
十六.....	152

序

深夜，一只小狗乘着一艘木质旧帆船，向北面的大堡礁疾驶而去。这是他在大海上的第一次航行。船有些颠簸，但是“好运”一点也不害怕。他镇静地坐在主舱里的沙发上，他那圆圆的棕色眼睛追随着我摆弄舵轮的每一个动作。我没有他那么镇静，但是尽量不让他看出来。我们离开昆士兰的海岸已有40海里，一路在珊瑚礁中穿行。海风已经超过每小时三十海里。夜是如此的黑，我们的船好像坠落在无尽的黑暗空间之中。

海面上形成了一排翻着白花的涌浪，涌上了甲板，把我们的小船推来搡去。我拼命把住舵，突然看到好运从沙发上被一下子弹到了船舱地板上。

他立刻爬了起来，树墩般的后腿一蹬，又把自己送回到座位上。当我们四目相对时，他歪了歪脑袋，用他特有的方式哼了一声：“喔！”（意思是：“别紧张！”）

他这样反复被弹到地板上好几次之后，我发现他咬住一个沙发靠垫，把靠垫拖来拖去，不小心摔倒，又爬起来，继续拖，直到他自己被靠垫和沙发靠背紧紧夹住。然后，他打了个滚，仰面朝天，叫了两声：“哈！”（意思是：“啊啊啊，真舒服！”）接着，他就睡了过去。

我早就知道好运不是寻常的小杂毛。但我还是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瞥了戴斯一眼，戴斯是和我一起出航的朋友。“天啊，”他说，一边摇了摇头，“那是怎样一条狗啊？”

当我们看着好运在他重新规整过的沙发上四脚朝天呼呼大睡时，恍惚之间我不禁觉得（这不是第一次）他也许根本不是一条狗，他也许是来自另一个生命空间的探索者，喜欢和人类混在一起。我们继续向格列夫人岛挺进。格列夫人岛位于昆士兰的大堡礁南端，是格莱斯顿港外的一片珊瑚环礁

和泻湖。

当我再次把目光投向沙发时，好运不在了。我立刻把目光转向通往甲板的滑门。我曾经向我那缺席的伙伴丽萨郑重保证我绝对会在航行时把这滑门关紧。现在这门半开着。我吓得脚都软了，跌跌撞撞冲到外面的甲板上，好运还是没有踪影。紧抓着安全栏，我一步一挪绕过了主舱。狂风在支索间呼啸，冰冷的海水冲刷着我的脚踝。我看到了他。他全身湿透，在天旋地转的一片黑暗中显得那么弱小，我简直不能相信他还站立着。他站在那，摇摇晃晃，就在甲板边缘。

我几乎喊出他的名字，然后突然想起来，有时当他听到我喊他的名字时，会把我的喊声当成追逐游戏的开始。于是我趴了下来，慢慢爬到他看不见的一边。我突然一把抱住他，他居然正在撒尿。我抱得太紧了，以至于他吠叫一声，想要咬我。但是我没有松手，在呼啸的狂风中，我一边笑着，一边向舵轮边焦急的大副高声喊道：“我抓住他了，戴斯！我们不用自杀谢罪了，我抓住他了！”

如果没人帮忙，他能够安全返回舱内吗？我不

可能知道。我确实知道的是：我看到他的那一刻让我突然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只“短屁股小狗”，虽然我养他还不到一年。就在日出前，我们抵达了格列夫人岛，抛下锚，然后我们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小茂”号舒服的床上。我快要睡着时，突然感到脚边有动静。

“喔，”好运叫了一声。（“一边去，让点儿地。”）他拱了拱羽绒垫子，转了几个圈，直到他的后背舒服服地贴上了我的前胸。“咔！”他叫了一声，与我心有戚戚焉。

—

我在新西兰的童年是在严峻的氛围中度过的。那时，狗好像只有两种角色。一种是牧羊犬。这种狗瘦骨嶙峋，一般睡在 44 加仑桶上的湿麻袋上。他们对生人极不友好，但是对那些虐待他们的农民却不可思议的忠诚。现在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就像他们曾经看护过的奶牛和绵羊一样熟悉。他们一般在阴雨绵绵的天气中，在本地人称作“小山边的悬崖”边牧羊。（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凝固在那个经典的半蹲姿势，等候主人的命令。）

另一种是陪伴孩子们的狗。这种狗随处可见，但是很少有人会在他们身上费什么心思。他们无比忠诚，眼睛明亮，紧跟在到处乱跑的孩子身后

面……直到突然间孩子们长大离开，而这些狗只好蜷缩在空无一人的卧室一角，抓抓鼻子，做做白日梦，终老一生。

我小时也有一只这样的狗，狗的名字叫做“铁锈”。他是一只猪狗生的一窝幼崽中最弱的一只，他出生时我和我哥哥罗伯特正在一家毛利人家过暑假，这是个渔猎之家。我们的主人把这窝小狗仔里比较强壮的那些小狗留作未来的猪狗。然后他把目光投向那个皮包骨头的小家伙，它看上去简直就像另一个品种。“隔壁那个小狐狸肯定上了我家的母狗，”这个老猎手说道，“你们最好把这个生了锈的小家伙带回家，嗯？”

铁锈后来长到一只昆士兰赫勒犬那么大。他不是特别聪明，也不是特别勇敢，他甚至也不会什么把戏，但是他非常忠诚。他逐渐成为在这个特殊家庭里我唯一能够指望的。我的父母那时天天吵架。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爸爸是个二战老兵，我在1951年出生时他56岁。他那在壕沟里的经历让他深信到处都是阴谋。（“战争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他逢人便讲，“战争都是那些控制世界财政的

人操纵的。”等等等等。)

他碰到我母亲时刚刚失去他的前妻。那时，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作，是个充满理想的记者兼编辑。然而，很快，他的报道，他的拳头，他的毫不让步的脾气，让他备受排挤。我妈妈比他小 20 岁，是个在小镇长大的姑娘，对政治毫无兴趣。她的理想生活就是拥有一个舒服的家和传统的生活。他们都没能得偿所愿。等到铁锈来到我家时（我 9 岁），他们已经在家里划出了各自的地盘：他在他的小书房里写他那些永远也不会有人读的阴谋报道。她则待在我们那一尘不染的起居室里，周围环绕着家居杂志和多次修补过的陶瓷小摆设。

当他们冲突时，那些陶瓷小摆设像子弹一样飞来飞去。铁锈有时会偷偷钻进我的房间，藏在床下。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跑出去，跑出家门，跑下小山，跑过原野，铁锈紧跟在我身边。我家住在奥克兰港的北面，在海边我找到了一条漏水的小船，我用一只桨和一张毯子做了船的主桅杆和帆。这个随时会沉的小船只能向一个方向行驶。我和铁锈会在船上呆上几小时，饿了才停船上岸，在果

园里偷点东西吃或者在泥地里挖一些海扇充饥。

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童年一点也不赖。和其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们一起，我们总是在追逐游戏：爬树、做推车、钓鱼、把东西炸飞，弹药来自爸爸藏在窝棚里的子弹，然后，等我们都大了一点——等我们都有了气枪之后——我们开始玩战斗游戏，想办法用气枪将对方轰倒。（在一个血腥的下午，一个波兰裔的男孩用一把像火箭炮一样大的气枪射中了我的脚踝，当时我正抱着罗伯特，铁锈跟在后面。后来，我们用一把水果刀自己动了手术。）

偶尔，我父亲会像突然从梦里醒过来一样，收起他的打字机，给我们做风筝、做游艇模型，或者组织一次家庭野餐。他会抱着铁锈的头，然后会真心诚意地跟他说——“嗨，老家伙，你觉得街对面新来的那个大鼻子的拉布拉多怎样？”——就好像他真的期望铁锈会回答他一样。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可能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别人和狗交谈，他们总是只向狗发号施令。

铁锈也乐此不疲。他会用一双狗眼凝视着爸爸的眼睛，发出奇怪的我从未听到过的轻声嚶鸣。

然而，当我试着和他说话，铁锈仅仅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多年之后我才理解爸爸所说的，动物只会对“真诚的声音”起反应。如果我们虚情假意的话，他们根本不会理我们。

就像大多数孩子一样，随着我逐渐长大，我对家里的狗也逐渐失去了兴趣。我记得他乘我们第一辆装了燃烧物的小车，而我能记得完全是因为车开得很慢，还不停地冒烟，他有时从窗户中跳出去，在车子边上，跟着车子奔跑。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他吃些什么，甚至也不记得他在哪里睡觉。当时间走到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和罗伯特最终离开家，去澳大利亚冲浪，我们不假思索地遗弃了我们那忠诚的铁锈。

就在我养好运之前不久，也就是 2000 年晚些时候，丽萨和我——我们都是记者——请了假，开始我们的世纪之旅：乘“贸易风”号巡航。“贸易风”号这艘有些破旧，但是宽敞的巡航三体游艇是我们几年前凑钱买的。整整六个月，我们在东海岸布里斯班港和卡恩斯港之间漫无目的地航行——探险、钓鱼、漫游一系列岛屿——珊瑚群岛和大陆上的海湾。

不久，我们两人都觉得幸福得像上了天堂。对于我来说，这是实现了我一辈子的愿望。自从我还是个孩子时，躺在那个漏水的小艇的底部，眼望岸边青山飘过，那时，那种生活在白帆下，平稳地驶过

流水的感觉就让我莫名地兴奋与快乐。现在乘着“贸易风”号——这艘船可是坚固到经历了无数考验——我们发现即使遇到风浪都让我们莫名地开心，（我们实现了梦想！）就好像我们身体上那些从未使用过的部位开始有了活力。

但是很快又是我们返回布里斯班港的时候了。即将到来的工作和郊区的生活就像悬垂于南部地平线的一团乌云。我们在艾尔利海滩稍作逗留，补给燃料和食物。在补给燃料的码头上，一条说不出是什么品种的小狗在迎接我们。当我们加油时，她跑来跑去，聚精会神地看着，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嗨，小家伙，”丽萨喊道，“你迷路了吗？”

这只小狗坐下，歪了歪脑袋，叫了一声。

“那是声‘是’！”丽萨对我说。她把水管卷好，跳上码头，抱起小狗。“哇，快看她的长睫毛。”确实，近观之下，码头边的这个小东西看上去就像装了假睫毛的埃及艳后。接下来的24小时，我们看到“长睫毛夫人”在背包客的酒吧里闲逛，在沙滩上巡视，在主街陪伴游客，在游艇俱乐部的草坪上姿态优雅地东嗅西嗅。

但是她根本没有迷路，一个在公园里喝着葡萄酒的男人解释道，她只是非常爱管闲事。

“管什么？”

“一切！”醉汉叫道，一边挥舞着胳膊。“那个小东西盯着每一个人！她什么都知道！”

我们一直不知道谁是长睫毛的主人。但是她的习性仿佛告诉我们她是一条惯于航行的狗，无奈被搁浅在岸上。在我们的旅途中，我们遇到了好几只在大海上乘风破浪的狗。就像他们的主人一样，这些狗也具有那种独特的特质：既擅长交往又非常独立。然而，他们大多数是大型狗，适合在港口看船，要是航行就显得有些过于大而笨拙。在未来养一条小型的、灵巧的狗的想法对我们都很有吸引力。“但是不要那种傻傻的就只会呆在你怀里的狗，”丽萨说，“它必须能打理自己，就像小‘长睫毛’。”

在我们美好的海上之旅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定一旦我们有机会，就会再次出海。而且下次，不会只是航行六个月，我们将辞掉工作，至少玩上两年，“贸易风”号就将是我们的家。我们将探索澳大